

3

「這就是西拉雅平埔人所用的打獵工具。」李小姐故事說到一半，突然指向一旁的弓箭與標槍展示區。

「西拉雅人的狩獵，是以團體的方式進行。當他們帶著標槍狩獵時，全村的男性一起外出，每個男人帶著二到三支標槍。」

李小姐隨後指向旁邊一個獵狗的雕刻模型，「他們讓獵狗開始狩獵的序幕，到達指定的地點以後，他們圍成大約一到一哩半的圓圈，然後每個人由外向中心進發，被圍在當中的鹿群很少有機會能夠逃脫……」

李小姐又指向一旁的鈴鐺展示區，「西拉雅人打獵時會在手臂上掛鈴鐺，這個掛在手上的鈴鐺可以協調步調，所以鈴鐺的功用就類似現在的對講機一般。他們使鈴鐺發出聲音以便讓一起出獵的同伴知道自己的方位，以免誤射。同時四面八方的鈴鐺聲可以讓鹿群驚慌，這樣更容易射擊。」

就在李小姐進行說明時，有些聽眾很好奇達萊被蛇攻擊之後的結果，然而李小姐依然繼續歷史解說。

「狩獵活動有時是好幾個部落一起進行，這是部落之間協調合作的活動，除了可以建立部落間的友好關係以外，獵獲的鹿隻可作為村民肉食的來源，多餘的鹿肉燻成肉乾賣給漢人，而鹿皮賣給日本貿易商人，以換取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……」

「請問，那個叫達萊的孩子，被蛇攻擊之後怎麼了？」一位聽眾忍不住提問。

「噢！達萊當時雖然只有十七歲，不過以西拉雅人的標準來說，已經不是小孩，是成人了。」李小姐面帶微笑地說，「當時的臺灣，有很多梅花鹿，原住民狩獵時是不會獵母鹿和小鹿的。」

「然而，那時候不只梅花鹿多，毒蛇也非常多……」

4

就在毒蛇撲向達萊時，突然有一個黑影衝過來把毒蛇壓在地上。

雖然天很黑，達萊還是看得出這黑影似乎是個人，只是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人。

黑影把毒蛇壓制在地上後，抬頭望了一下達萊。

達萊看到對方的臉，不由得吃了一驚。

那是一張女性的臉，也是一張慘白的臉。她的兩個眼睛就像兩個黑洞一樣。由於她的長髮與衣服都是黑色的，在黑暗的夜裡，她那張白臉就像飄浮在空中一樣。

就在達萊不知所措時，女人抓起不停掙扎的毒蛇，低頭咬住毒蛇的身體，毒蛇沒多久就不再掙扎了。

達萊知道這個女人把毒蛇咬死，稍微安心了一下。

然而，當女人再度把頭抬起時，達萊又吃了一驚，這次吃驚的程度比剛才更甚。

女人的嘴角沾染著血跡，看起來有些可怕，然而更可怕的是，原本像黑洞的兩顆眼睛，這時卻閃爍著詭異的紅光。

達萊的心跳開始加快，他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裡。

女人用她那雙紅眼盯著達萊一陣子之後，一步一步慢慢地向達萊靠近。

女人越靠近，達萊的心跳就越快，他本能地抓起旁邊的石頭丟向女人，女人的頭被砸到，慘白的額頭流下了深紅的鮮血。

「XXXXXXXXXXXXXXXXXXXX。」

女人用手摀著流血的額頭說了一番話，但是達萊完全聽不懂。

女人繼續走向達萊，達萊又丟了一顆石頭，這次沒有打中，因為女人用手把石頭彈開了。

「XXXXXXXXXXXXXXXXXXXX。」

女人一邊說些達萊聽不懂的話一邊靠近，等到她走到達萊身邊時，她跪了下來，用雙手按住達萊受傷的腳踝。

「XXXXXXXXXXXXXXXXXXXX，XXXXXXXXXXXXXXXXXXXX……」

女人按住達萊的傷口一邊唸唸有詞，達萊雖然完全聽不懂她在唸什麼，但是他感到腳踝一陣溫暖。

此時女人的雙眼已不再閃爍紅光，達萊这才發現，女人的眼睛非常清澈明亮。

達萊雖然聽不懂女人所唸的內容，然而女人在誦唸時發出的氣質讓他感覺到一股神聖的氣息。

「你是在向上帝禱告嗎？」達萊問道。

女人露出了微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她起身轉向森林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了。

達萊站了起來，發現他的腳竟然不痛了，儘管還是有些無力，可是已經可以走路，甚至可以小跑步了。

浮腫和傷口都消失，這一切不可思議讓達萊驚訝地望著女人所消失的黑暗森林。

李小姐說到這裡時，所有的聽眾都鴉雀無聲。

「西拉雅人原本有自己的信仰，」李小姐繼續講解歷史，「在荷蘭人還沒來到臺灣之前，西拉雅族所崇敬的神明有兩類，即農業相關的神與戰爭相關的神，而農業神由婦女祭祀，戰神則是由男性崇拜。」

她指著旁邊一幅神明示意圖。

「農業的神明又與方向有關，他們是東方女神 Tekarukpada、南方主神 Tamagi sangach 與北方惡神 Sariafing。」

「南方之神創造人，並且使他們好看、美麗；祂管理雨水，住在南方。東方之神是南方之神的妻子，當她覺得應當降雨時，便用雷聲來叱責命令她的丈夫南方之神降雨，於是她的先生便降下雨水。」

李小姐這時露出微笑，「妻子可以斥喝丈夫，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西拉雅人的婚姻型態了。」

聽眾們聽了也會心一笑，李小姐於是繼續解說，「北方之神居住於北方，祂會使人變醜陋、長瘡痘，或造成人的其他缺陷；於是人們祈求祂不要傷害他們，或請求南方之神保護，因為他們認為南方之

神是最有力量的主神。」

「很有趣吧？最有力量的神卻聽從妻子的命令呢！」李小姐說到這裡，聽眾們又是一陣微笑，「男性所崇拜的神是戰神 Tacafulu 和 Tupaliape，當男人要外出征戰時就會召請祂們祈求戰事順利。」

「對不起，可是剛剛你的故事提到達萊問對方是不是向上帝禱告，指的也是西拉雅的神嗎？」李小姐介紹完西拉雅的神明之後，一位聽眾提出疑問。

「不，達萊所指的上帝就是你們所知道的基督教的上帝。」李小姐微笑地望著提問者，「事實上，達萊是個基督徒。」

聽眾開始鼓譟，似乎有點驚訝那時的臺灣就已經有基督徒。

「一六五五年已經是荷蘭統治臺灣的晚期了，那時的西拉雅人幾乎不再祭祀傳統的神明，基督教取代了原有的信仰。」李小姐說到這裡時臉皮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，「荷蘭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有了成果，神職人員由基督教牧師取代原本的女祭師，麻豆地區更是出了許多虔誠的西拉雅基督徒，達萊就是其中之一。」

「達萊遇到的那個神祕的女人是誰呢？」

「那個女人，接下來我會提到她的故事，在這裡就先賣個關子。」李小姐露出有點僵硬的微笑，「先繼續談談達萊回家後的情形吧。」

達萊回到家時已是深夜，他的母親和母親的同伴們及其子女已經睡覺了。他跪在床上做了一個睡前禱告。

「主啊，感謝您賜給我平安的一天……」

他的腦中浮現出那個神祕女人的身影。

「祈求您也賜給我一個安穩的夜晚，阿們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達萊的母親發現達萊回來了，非常吃驚。

「達萊！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母親的同伴們也很驚訝，大家圍過來開始問東問西。

「你昨天是怎麼了？」

「你的朋友說你是在打獵時失蹤的。」

「你一個人在外面有沒有遇到什麼危險？」

女人們的連番提問，讓達萊有點招架不住。

「我昨天在追鹿的時候，不小心跌倒了……」達萊說到這裡時女人們開始鼓譟。

「只是跌倒？」

「沒有被野獸攻擊嗎？」

「你是哪裡受傷？」

女人們開始在達萊身上四處打量，看看哪裡有受傷。

「我的確受傷了，可是現在已經好了。」

「已經好了？」

「你受的傷很輕嗎？」

「你看起來沒有受傷啊？」

女人們七嘴八舌，達萊只好趕緊說，「我跌倒時扭傷了腳，但是我遇到一個女人，是她治好我的傷。」

達萊說到這裡時，女人們全都安靜了。

大家互相對望，臉上滿是驚訝的神色。

「你遇到的那個女人，她是祭師嗎？」達萊的母親打破沉默。

「應該不是，她說的話我都聽不懂，」達萊邊回想那個女人邊回應道，「她應該不是這裡的人。她的樣子一開始很可怕，我還以為她是壞人，於是就拿石頭打她。」

「樣子很可怕？」

「是的，其實我受傷的時候，有一隻毒蛇想攻擊我。」

一聽到毒蛇，女人們又是一陣鼓譟。

「那個女人突然出現，把毒蛇咬死了。她咬著蛇，好像在吸蛇的血，然後她的眼睛，就突然變得好好紅，發出閃閃的紅光。」

「眼睛變紅？是像荷蘭人那樣的紅眼睛嗎？」

「有點像，可是又好像不是。而且她的眼睛之後又變回原來的黑色了。」達萊指著自己的腳踝，「我的腳踝受傷，那個女人在吸了蛇血之後，就過來幫我把傷治好了。」

女人們竊竊私語，議論紛紛。

「不管怎麼樣，你沒事就好。」達萊的母親說道，「時候不早了，大家來吃早飯吧。」

7

「我在這裡稍微解釋一下西拉雅人的家庭結構。」

李小姐走到一處標示家族組織的圖表區。

「西拉雅族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，就是父親以及父親的兄弟都稱 *Sama*，而母親與母親的姊妹都稱 *Sena*。我剛才在故事裡提到達萊的母親，指的是達萊的 *Sena*，而達萊的 *Sena* 不只一個。」

聽眾們顯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。

「同樣的，達萊的 *Sama* 也有好幾個，換句話說，在西拉雅的文化裡，父親和母親的獨特性消失了。」

「可是你剛才的故事裡沒有提到達萊的父親。」

「是的，達萊是和母親住在一起。事實上，西拉雅人的妻子和丈夫並不同住。她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伙伴住在一起，她的伙伴都是女性，那些女性的丈夫也是同樣沒有和妻子住在一起。丈夫只有偶爾才到妻子的房裡過夜，平時都是分居的。」

聽眾們開始議論紛紛。

李小姐等大家告一段落時繼續解說，「我剛才所介紹西拉雅的信仰，有提到東方神和南方神是夫妻，但是他們一個住東方一個住南方，也就是說他們並不同住，這種宗教信仰其實也反映出西拉雅的家庭結構。」

李小姐接下來走向一排展示西拉雅房屋模型的桌子。

「西拉雅人住的房屋，又叫 *Tatich*，是全東南亞最寬廣的，這是因為他們不是一家人住一起，而是夫妻分開，彼此和自己的同伴住。他們的孩子，有些和母親同住，有些則和父親同住。」

「每個房子東西南北各有一座門，也就是一棟房子有四個門。有些房子則有兩座門，四個方向各兩座就是八座門。」李小姐指著一座房屋模型，「之所以要有這麼多門，是爲了在敵人攻擊時能迅速動員。」

「這裡有一座小房子，這是做什麼的？」一位遊客指著一個明顯較小的房屋模型。

「噢！那是 *Rattan*，也就是小寮，是年長的西拉雅夫妻同居用的。」李小姐回應道。

「所以他們夫妻也是會住在一起囉？」

「是的，有些西拉雅人在四十到六十歲的時候，夫妻就會一起住在田間的小寮裡，也不和子女同住。」

「那這個特別大的房子又是什麼？」遊客又指著另一個最大的房屋模型。

「那是西拉雅人進行宗教儀式的地方，荷蘭人用 *Kerck* 稱呼這裡。原本 *Kerck* 是指西拉雅傳統女祭

師進行宗教儀式的地方，基督教傳入後也泛指教堂。」

李小姐這時突然表情轉為有點嚴肅。

「一提到基督教，」李小姐說，「荷蘭傳教士們想要改變西拉雅人的家庭結構，他們希望把傳統西拉雅的家庭變成夫妻子女同住的模式，因此引進基督教式的婚禮，並且宣揚夫妻子女同住的好處。他們的努力是有些成果，不過西拉雅人完全變成我們現代家庭夫妻子女同住的模式，是在荷蘭人離開之後的事了。」

達萊背上弓箭，戴上鈴鐺去和打獵的同伴會合。

同伴們看見達萊一陣騷動。

「達萊！你昨天是怎麼了？我們一直在找你呢！」

達萊把昨天的遭遇告訴同伴，同伴們都感到很不可思議。

「總之，以後你小心點，不要脫離隊伍喔。」

一群年輕人於是又浩浩蕩蕩地展開狩獵。

今天的狩獵頗為順利，他們打到幾隻野鹿，狩獵結束時每人平分鹿皮與鹿肉。

達萊帶著他所分配到的戰利品走向漢人的市集。

市集的攤販並不多，也沒有很熱鬧。達萊進入一個隱密的巷子，來到一個不起眼的攤位，攤位的小販老遠就看見他。

「達萊！兄弟！你好啊！」小販蘇六熱情地招呼達萊。

「蘇六大哥你好！」達萊也打招呼。

蘇六雖然沒有很高，但是身體很強壯，尤其手臂的肌肉非常結實。兩眼的神情看起來很精明。

「我聽說兄弟你昨天受傷了。」蘇六一邊秤鹿皮的重量一邊問道，「傷口現在還疼嗎？」

達萊於是又把昨天的遭遇說了一遍。

「你要小心呀，兄弟！」蘇六故意裝出一副面色凝重的表情說，「那個女人，可能是個鬼怪！」

「鬼怪？那是什麼？」

由於蘇六是用漢語和達萊溝通的，達萊從未聽過「鬼怪」這個詞語，因此不知道意思。

「就是你們說的惡靈。」蘇六用西拉雅語解釋了一遍。

「不會的，她幫我治好傷，救了我的命，因此她不會是惡靈的。」

「兄弟啊兄弟，你真是太單純啦！」蘇六露出一個惋惜的微笑，「有些鬼怪，一開始會對你好，讓

你放鬆戒備，等到時機成熟時她就會要了你的命！」

「那她為什麼要我的命呀？」

「她是鬼怪呀！鬼怪殺人還需要理由嗎？」蘇六的表情看起來就好像達萊問了個蠢問題，「總之你要小心，我覺得那個鬼怪還是會繼續纏上你！」

蘇六秤完鹿皮後，把一點錢交給達萊。

「你可不要被鬼怪殺死啊！如果你死了，就沒有人會賣鹿皮給我了。」

達萊似懂非懂地拿了錢之後離開市集。

「西拉雅人原本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與漢人進行交易。在荷蘭統治穩固之後，交易或繳稅開始使用貨幣，正式將西拉雅人拉入貨幣的時代。」李小姐說道。

「至於這個蘇六，他是個客家人。」李小姐補充說道，「很多人都以為最早來臺的漢人是閩南人，其實客家人比閩南人更早來到臺灣，只是數量很少。」

李小姐頓了一下，好像在思考事情，之後才繼續說，「這些來臺客家人的危機意識很強，總是懷疑各種危險的可能。爲了自身安全，他們總是喜歡與當權者合作，荷蘭人治理臺灣時，就有許多客家人擔任翻譯的工作。」

聽眾們陷入沉默。

「一六五五年的時候漢人與西拉雅人的關係很不好，」李小姐指著牆上一幅戰爭圖，「一六五二年發生郭懷一事件，荷蘭人與西拉雅人合作，殺死了四千多名漢人，幾乎占了當時漢人人口的四分之一。」

「但是，你剛剛的故事裡，蘇六和達萊好像交情不錯呢。」其中一位聽眾說。

「對啊，都互稱兄弟了，感情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吧？」另外一位聽眾回應。

「啊……這個嘛……達萊和蘇六的交情是不差啦，但達萊的情況是比較特殊的。」李小姐面露苦笑，「基本上，那時候的西拉雅人與荷蘭人都很防備漢人。對西拉雅人而言，漢人持續移民到臺灣，壓縮了他們的生存空間。而荷蘭人則擔心漢人會聚眾反叛，在郭懷一事件後，荷蘭人對漢人持有武器進行了嚴格的限制。」

聽眾們這時又再度陷入沉默，李小姐則繼續解說。

「另外，荷蘭人對原住民抽稅的方式，是把當地民眾進行交易的權利用競標的方式賣給承包商，得標的承包商只要付標金給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可以獨占交易活動。」李小姐看見聽眾好像有點不明白，趕緊再解釋，「簡單的說，就是只有得到交易許可的商人才能向原住民購買鹿皮等物品，而交易許可是用拍賣喊價的方式，由出價最高者得到。荷蘭人等於就是賺那個拍賣的金額。」

「也就是說，蘇六是擁有交易許可所以才能向達萊買鹿皮囉？」

「不，他沒有。」李小姐搖搖頭，「得到交易許可的商人，荷蘭人會給一面刻有標得村落名稱的銀牌。如果原住民發現有商人未持有銀牌，將可由村落決定要自行監禁，還是押送給荷蘭人換取獎賞。」

「那……蘇六豈不是等於非法商人？」

「正是如此，」李小姐一臉惋惜地說，「一六五二年郭懷一事件之後，東印度公司禁止荷蘭人競標交易許可，因此之後的交易許可都由漢人壟斷了。」

「得到壟斷交易權的漢人，總是用極低的價格向原住民買東西，使得原住民生活日益困難，這也造成原住民與漢人的關係緊張。於是有些像蘇六這樣的漢人就會私下以較高的價格向原住民買東西。」

「然而，如果被荷蘭人或擁有合法交易權的漢人查到，蘇六的下場是會很悲慘的……」

達萊在回家的路上，心裡想著蘇六的話。

由於不論蘇六說什麼，達萊都會相信，因此蘇六說那個女人是鬼怪的事讓達萊很不安。

當天晚上，達萊做了個夢。

他夢見他走在黑暗的森林裡，遇到了那個女人。

那個女人一邊微笑一邊走過來，等到她靠過來時突然伸出慘白的手抓住達萊。

達萊被女人抓住，全身都失去力氣，更可怕的是，他發現自己的身體漸漸乾枯。

女人抓著他的同時還發出可怕的笑聲，他的身體逐漸化成骷髏，意識也漸漸遠去……

他驚醒了過來，發現天已經亮了。

這一天是星期天，是安息日，是要去教堂聚會的日子。

達萊每個禮拜天都會參加教堂安息日聚會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他雖然因惡夢而嚇得一身冷汗，但還是趕緊起床穿衣，吃了點東西後就出門了。

遠遠的路上，達萊就看見一個高大的男人，背著大約一公尺高的陶壺，緩緩地走向教堂。